

先验统觉的哲学史谱系 ——从莱布尼茨到康德的自我意识思想

陈 晰

摘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统觉的综合统一性是知性应用的至上原则”。然而，他并未对“统觉”概念本身作出充分说明。为此，就有必要追溯莱布尼茨与沃尔夫学派的认识论传统，考察“统觉”概念的思想背景。莱布尼茨通过区分知觉与统觉，将统觉理解为对知觉的清楚意识；沃尔夫则在经验心理学框架中把统觉界定为心灵对自身知觉的意识，并将其与意识联系起来。然而，无论莱布尼茨、沃尔夫还是笛卡尔的“我思”都停留在经验性自我意识的层面，无法为人格同一性提供充足的解释。因此，康德提出“纯粹统觉”或“先验统觉”的概念，并将其理解为一表象能够被统一于同一意识之中的先天条件。这种先验统一性不仅构成知识综合的可能性条件，而且为人格同一性问题提供了不同于经验主义的解释路径。

关键词：统觉；知觉；康德；莱布尼茨；沃尔夫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统觉（Apperception）的综合统一性的原理是一切知性应用的至上原则。”然而，他本人其实并没有在其著作中定义过“统觉”，只是将其等同于“我思”（ich denke; cogito）的意识或“对其自身的意识”（自我意识），也没有就两者的同一性给出充分的解释，而这就给我们理解其知性学说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是，考察莱布尼茨与沃尔夫学派的认识论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对于Apperception（统觉）这一术语的更为详细的解释^[1]。因此，对康德的统觉概念一个更为清晰的理解，必须从一个哲学史的考察开始。

一、莱布尼茨对知觉与统觉的细分

从词源上讲，康德的思想先驱莱布尼茨在其法语发表作《人类理智新论》（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中就使用了appercevoir（统觉/觉察）一词，以便与percevoir（感知/知觉）或拉丁语的perceptio（感知/知觉）相区分，这也符合莱布尼茨本人提出这一术语的意图。appercevoir（统觉/觉察）相当于拉丁语的apperceptio（统觉/觉察），从构词上讲，都是在percevoir（感知/知觉）或perceptio（感知/知觉）前面加了一个介词前缀ab-（去），字面意思是“去知觉”或“去感知”^[2]，以强化词意。但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们可

以先看看莱布尼茨自己怎么说：

我毋宁更喜欢对知觉（perception）和察觉（s'appercevoir）加以区别。例如我们察觉到的光或颜色的知觉是由我们察觉不到的一些微知觉构成的，又如一种噪音，我们对它是有知觉的，但是没有注意，只要再稍为增加一点就变得是可察觉的了。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与其说莱布尼茨区分了“知觉”和“察觉”（统觉），毋宁说它把知觉细分为“微知觉”和“察觉”（统觉）。两者的一个区别在于：有没有被注意到^[3]。我们再来看一段引文：

我在上面已经指出过，我们永远有无数的微知觉而我们并不察觉到它们。我们是永远不会没有知觉的，但我们必然是常常没有察觉的，这就是在没有清楚的知觉的时候。

根据上述引文，appercevoir（统觉/觉察）定义为“清楚的知觉”。这也修饰也出现在《单子论》中，莱布尼茨在那里用“清楚的程度”区分知觉和统觉：1. 纯朴知觉（la simple perception），即事物自身内在活动的机械力或“隐德来希”（ἐντελέχεια; entelecheia），这是无生命的事物也具有。2. 比较清楚的知觉，即感觉（sentiment），莱布尼茨也称之为“灵魂”，这种高级知觉是许多动物也具有，它们甚至和人类一样拥有记忆，而这实际上说的就是统觉（察觉）。

简单来说，统觉（察觉）就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的知觉，而知觉本身有可能并不被我们所注意。因此，在统觉的活动中即appercepio（我察觉着）的意识中，表现

作者简介：陈晰（1982.03——），女，汉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宗教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

出比在一般的知觉活动即perceptio（我知觉着/感知着）的意识中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我”不仅在清楚地知觉一个对象，并且我清楚地知觉到“我在知觉一个对象”^[4]。对此，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者与发展者、德国学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做出了更为清晰的定义与解释。

二、沃尔夫对知觉与统觉的解释

尽管在国内学界并不广为人知，但在18世纪德意志的大学哲学教育中，沃尔夫的《经验心理学》（Psychologia empirica）作为一部认识论著作堪称典范，并深刻影响了包括康德在内一大批学者。沃尔夫在《经验心理学》中说：

知觉：当心灵给自己表象某个客体时，它就在知觉；因此，知觉就是心灵赖以给自己表象任何客体的行动。

统觉：当心灵意识到自己的知觉时，就被赋予统觉。

知觉当然不是完全无意识，沃尔夫说：“因此，我们知觉颜色、气味和声音；而心灵知觉它自身以及发生在自身中的种种变化。”例如，“写字”是一个行动，包括握着笔的手在纸张上的一系列运动。就心灵能够表象这一系列运动而言，或者就它们能够呈现在我的心灵中而言，我就已经在知觉“写字”这个行动了。但是，“当我意识到写字这一行动时，我才对它进行统觉”。试想一个场景，我正在写一个英文单词，为了记住它，我写了一遍又一遍。然而，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令我忧心忡忡的事情，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它吸引，并反复考虑我该怎么办。但我的手并没有停下来，依旧在机械般地重复写那个单词。在这种情况下，我依旧能够知觉到“写字”这一行动，但却并没有对它进行统觉。因此，沃尔夫说：

灵魂知觉那些存在于它自身之中的东西，因而也知觉它自己所具有的那些知觉，无论清晰地还是模糊地知觉。因为这些知觉本身与它所知觉到的其他东西一样都是知觉能力的客体。因此，只要统觉附着于知觉至上，心灵就意识到自己的那些知觉。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知觉与统觉的区分除了“模糊”与“清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意识的程度。沃尔夫也强调，统觉与“意识”（conscientia）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是笛卡尔在当前论题中所采用的术语”。

三、统觉与“我思”的自我意识

笛卡尔说：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根据这一命题，思维活动作为唯一直接确定的东西，其现实性证明了思维主体的确定性，因为后者（作为思维活动的发出者）构成前者的先决条件^[5]。但是，笛卡尔所说的

cogito（我思）还不是（或者说不限于）康德意义上的思维，即“凭借概念的知识”。因为，笛卡尔使用的是广义的思维，根据他本人的解释：

思想（思维）这个名称，是指一切在我们心里、被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东西。因此一切意志活动、理智活动、想像活动和感官活动都是思想。

在著名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也说：

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在怀疑，在肯定，在否定，知道的很少，不知道的很多，在爱、在恨、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

也就是说，笛卡尔所说的“我思”包含我们内感官可以直观（直接地意识）的一切心理活动，包括狭义的思维。康德说：“借助于内感官，心灵直观自己本身或者其内在状态。”根据他的区分，感性与知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方式：前者是“接受表象的能力”，后者是“通过这些表示认识一个对象的能力”；前者“不能思维任何东西”，因而不能直接地认识对象，后者“不能直观任何东西”，因而也不能思维对象。但是，“我们在思维某个对象”这个活动本身，却是内感官的一个心理经验。在这一切的经验中，“我”意识到“我在思维一个对象”，而这正是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称为“统觉”的东西。

因此，康德说：“‘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如若不然，在我里面就会有某种根本不能被思维的东西被表象。”然而，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所讨论的这种“我思”或统觉，按照康德的区分，仍属于“经验性的统觉”或“意识的经验性的统一性”^[6]。但他真正想要讨论的是一种“纯粹的统觉”或“源始的统觉”，这种统觉的统一性属于“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性”，并且（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构成“一切知性应用的至上原则。”

四、统觉与人格同一性问题

康德提出“先验统觉”的概念不仅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中的知识综合问题，也是为了解决人格同一性问题。后一个问题的核心要义是这样一个命题：每一个具体的、经验性的“我思”中的“我”都是同一个“我”。这也就是统觉或自我意识的统一性的问题，因为Einheit（统一性/单一性）的意思是就是：是一、而非多。

人格同一性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所谓“人格”（Person），按照约翰·洛克的解释：“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它有理性、能反省，并且能在异时异地地认自己是自己，是同一的能思维的东西。”“同一性”

(identity) 则涉及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凭什么认为, 过去某个时刻的“我”、未来某个时刻的“我”和此时此刻的“我”是同一个东西。对此, 洛克的回答是:

因为人所以自己认识自己, 既然是因为有同一的意识, 因此, 人格同一性就完全依靠于意识……因为它所以在当下对自我是自我, 既是因为它对当下的思想和行动有一种意识, 那么这个意识如果能扩展及于过去的或未来的行动, 则仍然将有同一的自我。

显然, 结合我们前面的分析, 洛克在此提到的“意识”, 就涉及到了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所说的统觉, 尽管洛克本人还没有对统觉和知觉的区分。对此, 莱布尼茨的回答是: “记忆提供给灵魂一种连续性。”但即便他本人也承认: “就人们知觉的连续性 (les consecutions de leur perceptions) 仅仅是由记忆的原则产生出来而言, 人与禽兽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就像经验派的医生, 只有实践而缺乏理论。”然而, 由记忆所提供的经验证据并不能保证自我同一性的必然性, 只能提供可能性。

康德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才提出了“经验性统觉”与“纯粹统觉”的区分。因此, 他也把意识的经验性的统一性称为“分析的统一性”。也就是说, 我们从内感官的多个单一经验中都分析出了“我”, 并将其认定为同一个我, 但这种认定本身是可疑的, 只具有一种归纳的可能性^[7]。想要真正回答人格同一性的问题, 就必须从一种先天的视角出发, 寻求一种综合的统一性。

五、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频繁使用“经验性的”与“纯粹的”这一组概念, 以区分各个层面的认识在来源上后天性与先天性, 为经验知识提供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根据。同样, 在对统觉的讨论中, 康德也区分了经验性的与纯粹的统觉。

根据他的区分: 1. empirish (经验性的) 是指“在经验中具有其来源的”; 2. rein (纯粹的) 是指“根本不掺杂任何经验性因素的知识”。按照这一区分, 经验性的统觉就是指: 通过内感官的经验所认识到的一切“我思”的活动中的自我意识, 也就是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所讨论的统觉。但是, 看到个指出, 这种“伴随着各种不同表象的经验性意识自身是分散的, 与主体的同一性没有关系。”

然后, 纯粹的统觉就是指: 一种先天的、不以经验性的因素为条件的统觉, 一种源始的自我意识。根据的康德的解释, 除非 (当且仅当) 有这样一种纯粹的统觉, 能够先天地、自发地把一切思维的对象纳入到自身中, 否则的话, 任何经验性的统觉都是不可能的。因此, 他说:

因此, 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在一个意识中联结起来, 我才有可能表象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 也就是说, 统觉的分析的统一性惟有以某种综合的统一性为前提条件才是可能的。

这种综合的统一性说的是: 不是我们从每一个具体的、经验性的思维中分析出了一个个“我”, 并且将它们认定为同一个“我”, 而是源始的“我”要在其一切心灵活动或意识活动中将自身与对象 (无论是狭义的思维对象还是感觉对象、欲求对象) 结合起来, 而这种结合构成了那种分析的统一性的先决条件。同时,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康德把这种纯粹的统觉称为“先验的” (transzendental), 因为这一术语本身就意味着构成“能够先天地与经验的对象发生关系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注释本》, 李秋零译注,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 [2]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 陈修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 [3] 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后期形而上学》, 段德智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年.
- [4] Wolff, Christian. Psychologia empirica, methodo scientifica pertractata, qua ea, quae de anima humana indubia experientiae fide constant, continentur et ad solidam universae philosophiae practicae ac theologiae naturalis tractationem via sternitur. Veronae: Typis Dionysii Ramanzini Bibliopolae apud S. Thomam, 1736.
- [5] 笛卡尔:《谈谈方法》, 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年.
- [6]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反驳与答辩》, 庞景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7] 洛克:《人类理解论》,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年.